

## 天凉好个秋

■赖瑞禹

暮色四合时,与闽西北来的友人沿着洛阳江畔缓缓而行。两岸灯火次第亮起,光影投在江面上,风过处,漾起一片碎银似的波光,不停地摇曳变幻。我的心也跟着这光影轻轻晃动,晃出几分朦胧,又晃出几分宁静。晚风带着凉意,一阵阵拂过面颊,透进衣领里,白日里积攒的燥热便在这风中一丝丝消散了。此刻什么都可以不想,只安然享用这江边的秋意。

不经意间,竟走过了平日惯常止步的漳泉铁路桥。待觉察时,已多行了十余步。人到一定年岁,心里总会藏着些不成分的规矩,像无形的路牌,时时提醒着自己的行止。于是转身折返,脚步不觉快了些,仿佛前头真有什么在等候。

今年的秋比往年来得晚,现在还感受不到真正的飒飒凉风。

我心中眷恋的秋,怕是还留在奶奶和父亲的年月里。那时家家烧柴灶,中秋前后农闲,便上山割“八月柴”。天是真正的凉,柴担压在肩上,也不至于汗流浹背。许是人瘦,汗也流得少些。如今身子笨重了,稍一动弹便汗涔涔的。当时,重阳前后山风慰人,挑着担子走在羊肠小道上,颤悠悠的,爽歪歪的。那时的闽南田地从不闲着,一年两稻一麦,寒露一过,便要穿上厚衣,妇女们也早早围起了头巾。秋夜里,月亮格外皎洁,原野空旷,我们这些孩子攒了一夏天的劲儿,只要有人撩拨,便撒欢似的疯跑起来。屋角廊下,老奶奶做着针线,老爷爷讲古侃大山,那温软的乡音,至今还在记忆里悠悠回荡。

这些年,中秋节一到,乡人便聚在一处享快活,痛快地饮酒,行令猜拳,常常忘了今夕何夕。酒以醇厚为佳,若是自家酿的,倒比那名贵的酒更对胃口。

农家的瓮子酒,成本不高,却温润适口,一盅一盅地酌着,看那红澄澄的酒色,呼出一口逸兴未尽的气息,惬意便从骨子里透出来。这时,远处若隐若现地传来南曲的咿呀长音,就更觉醺然了。

大抵秋天里的事物平和、纯正、清朗,让人觉得舒心。清晨推窗,风里少了灼热,多了清爽;傍晚走在街边,不再有大汗淋漓的烦躁,反倒能接住一片法桐落叶的温柔。秋风就像大自然悄悄递来的一帖清凉,既拂去了暑气,又抚平了心上的褶皱。

人生如四季,总要经过这成熟丰美的时节。白居易咏“离离暑云散,袅袅凉风起”,劝人尽享秋日的舒爽,却也提醒“朱颜易消歇,白日无穷已”。世人总爱吟咏春日的浪漫与爱情的甜蜜,却有人固执认为“秋日胜春朝”。秋天满满的是点缀枝头的果实,香气四溢,如诗似画,许多驿动着的心灵为之满足,得以宁静!

## 父亲的墨斗

■陈捷芳

那天偶然发现父亲的工具包安静地靠在墙角边。我才想起来,他已经很久没有背过这个工具包了,以至于它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。

我来到墙角边,轻轻拍了拍工具包上面的灰尘,打开一看,里面有卷尺、锤子、木工刨、木锉刀、手工凿、墨斗等木工常用的工具。瞬间,儿时与父亲一起劳动的画面一帧帧如老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慢慢回放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,父亲一大早便把我叫醒,说:“崽啊,一会儿跟你妈妈把那些木窗户拉到隔壁村,我等下要去那边安装。”

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,简单洗漱后,囫圇吃了几口饭,就准备帮母亲把那一扇扇木窗搬到板车上。因为沿途都是黄土路,坑坑洼洼的,为了防止运输途中木窗受损,母亲早早地就在板车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。我们俩小心翼翼地搬起木窗轻轻地放在板车上,等最后一扇木窗放上板车后,母亲还拿出一条尼龙绳把木窗固定好,确保它们毫发无损。

烈日当空,母亲拉着一车木窗,我则在后面使劲地推着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,终于把木窗拉到目的地,我跟母亲再次小心翼翼地把木窗从板车上轻轻卸下来。而这时,父亲正站在木梯上,拿着卷尺一边丈量主人家窗框的尺寸,一边做着标记。

父亲看见我们到来后,转头对我说:“把我的工具包打开,里面有个墨斗拿给我。”

墨斗是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的工具,主要是用于测量或者画直线定位。它通常是由墨仓、线轮、墨线和墨签四个部分组成。墨仓就是墨斗前端的那个小圆斗,它的前后各有一个小孔,墨线就是从中间穿过。墨仓内常用棉花或海绵之类的蓄墨材料填充。而墨仓相对的一侧就是线轮,通过手摇转动线轮,被拉出去的墨线便能重新缠回来。至于墨签,就是画短线或做记号时当笔使用的工具。

我把墨斗递给父亲。

父亲对我说:“你拉着线坠儿对着窗户外框最下面那个点,按住不动。”

照着父亲的要求,我紧张地拿着线坠儿,定在了父亲标记好的点上。这时,只见父亲慢慢地摇着线轮,把黑色的墨线缓缓放出来,拉紧、瞄准,拇指和食指捏起墨线的中间段,用力地弹了一下,只见一条笔直的黑色线段便醒目地出现在窗户外框上。

“哇,真神奇,这条线好直。”年幼的我惊呼着,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竟然如此厉害。

“这可是做木工的一个宝贝,无论多么弯曲的木头,只要有这个墨斗,就能锯出笔直的木板和方条,平日里做人做事也是一样,心里要有一根准绳,才能坐得端、行得正、走得直。”父亲停下手中的活,耐心地向我讲解。

当时的我还小,听了父亲的话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而今,随着时光飞逝,父亲也慢慢变老了,同时由于现在用木头做窗户的需求越来越少,以至于父亲的墨斗已闲置多年。但是,走上工作岗位后,我却更能明白父亲以墨斗教导我的用心良苦。感谢父亲,用墨斗给我的人生弹了线,让我踏踏实实、正正直直地往前走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## 爱很简单很温馨



(视觉中国)

■李智猛

秋日的夜晚,尽管屋外凉风呼啸,但是屋内依然暖洋洋的,看着突然开门进来的我,爱人惊讶:“不是说不回来了吗?怎么又回来了!”我嬉皮笑脸:“想你们就回来了!”换来爱人一个白眼!

孩子早早做完作业,闹着要看电视,想着就随他吧。孩子喜欢看的一档真人秀综艺栏目,已经播出很多年了。爱人一边拖着地,一边瞅向孩子说:“这档节目播出的时候,你还在妈妈肚子里呢!”

一瞬间有些恍惚:哦!快20年了!看着爱人的笑脸,那一瞬间“发妻”这个古老的词语在我脑海里飘了出来。

脑海里始终记着那一年大学寒假。春节时,我跟着帮同学走村串巷,说是拜年,实则到处瞎逛。那一年第一次走进她家,那一年第一次记下她圆圆的婴儿肥,那一年第一次喝她泡的铁观音茶。作为茶乡人家,她娴熟地用“关公巡城”“韩信点兵”的手法泡茶……虽然不是标准的茶道,但第一次见面的光芒一定是永恒的。

那时候我的大学在泉州东海之滨,她的学校在福州琅岐,想见一面要经过公交车、长途大巴、跨区域公交、出租车辗转四个车程,颠簸半日时光。那年她第一次几经辗转来到我的学校,她坐在回程大巴上隔窗看着站台上的我,落泪;那年我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周转着到达她

的学校,她站在站台上看着隔窗坐在回程大巴上的我,红了眼。

学生时代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视频交流,也不大记得当时交流的内容了,只记得她憨憨的婴儿肥。到后来,成家后,我在南安乡镇,她在安溪县城,那时候交通还不是很便利,刚工作的我们,成为周末夫妻,许多交流还是依靠网络视频,常聊的从学校食堂吃什么到今天买什么菜、做什么饭,再到孩子今天上课,爱人常笑称我们这是网恋。

我是不喜欢出门的人,在一起好多年,甚少带着爱人出门游玩。回顾2022年10月的时候,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到泉州市区参加研学活动,难得甩掉孩子这个“小拖油瓶”,我带着爱人到中山路瞎逛。蹲在东街路口,爱人兴奋地拍摄视频分享小食,就简单的鸡排、奶茶作午餐,爱人也很开心!秋风偶然卷起爱人头上一根白丝,几缕愧疚瞬间击中我内心,此时距离上次带爱人来中山路竟已15年了。刚在一起的时候,那时候的我们也只有一些小零嘴,那时候爱人也很开心。

我有一个好习惯,工作上的不愉快情绪不会撒在家人身上,我有一个小爱好是唱歌,还会一点半生不熟的吉他,我喜欢自娱自乐地嘚瑟。某天,我不开心了,回到家中,抱着吉他自娱自乐地撒野。或许是情绪不对,一首自己常弹唱的歌曲,调子起高了,唱着唱着就岔了气,这才发现爱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拿着手机给我拍照录像,也已经岔了气。一瞬间老脸不保,气急甩了吉他拨片,不弹了!我在“骂”,她在笑,一瞬间所有工作上的不愉快被冲散。

所谓发妻,是纸短情长的琐碎,点点滴滴,就像她当初泡的那盏铁观音,茶香袅袅,初尝清淡,回味绵长……